

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一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二篇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

是有德人丑全不知

當路於齊

是有勢可

乘之國而兼逢今日之時丑全不知

管仲晏子之功

古今事功有什伯於

管晏者丑竟不知

可復許乎

不勝鄭重

孟子曰子誠齊人

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先攔一筆以抑公孫丑浮氣

或問

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  
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引曰管仲曾

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索性鄙薄

不屑管仲則晏子不說。鄙薄管晏何必定

引聖門事蓋孟子平素是願學孔子人故處

處要占定。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自己身分。

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霸顯字。卽開口功字。彼處却不說明。至此

始用重筆拈出。逼起下王齊句。正是曰以齊霸字顯字。王字。湊合一處。彼此闕色。

王由反手也。

跌出王字。是一篇正文。下俱發揮所以然。所以然在德在勢

在時。而德不可獨特。湏是以德而乘時勢。乃可。看他下文布置輕重之妙。曰若是

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德字隱隱影在孟子

身邊。文王是暗從管晏撥來。德字輕。勢字時字重。故德字放在公孫丑口中。勢字時字。

下文孟子特  
筆重點也。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

王不足法與

空中起波

曰文王何可當也

隨口一推下乃

細疏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

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千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

後失之也

暗藏不遇時意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暗藏不得勢意。難字對上易字。齊人有

以上特舉有德而無勢時者作托筆。齊人有

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憑空出時

今時則易然也

落醒。正。應上易字。

夏后殷

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  
 能禦也今日之勢可乘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  
 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今日之時可用  
兩段文理一  
串而筆意各別上段句句去空而去下段筆  
筆斫地而來極陰陽翕闢之觀當於數虛字  
間得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時有

勢而乘之以。當今之時。時。萬乘之國。勢行仁。德行之必速。政德。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王猶反手。不似文王之難。功字與章首功字應。惟此時爲然。一段總收。然字一篇三見。彼此呼應。孟子抱幼學壯行之願。客遊於齊。內度之。已外。度之。世原可立。地致王。蓋不知幾經籌畫。幾經撻算矣。無如當時之人。止知有霸。止知有顯。孟子縱有天大本領。誰信之。而誰試之。故此特地表。出意中。事業。而直挾其所。以然。有德而不徒恃德。有勢可乘。有時可用。原非謬爲大言。其視管晏所爲。高出。不啻萬萬故。



三五二、二、言  
開口索性。將他推倒。跌起。自巳。所謂拔趙幟。而樹漢幟者。此其一篇之作意。莫呆作問答看也。孟子一部書。大概都是這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承上章來。駁進

一層。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不動心。含下知言。養氣。願學孔

子意。此下可徑接知言。養氣。節矣。看他要請陪客。見其不動心。原非尋常可比。故下文

急忙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開障。

告子先我不動心

既請告子作陪可直接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

之不動心節矣。看他又憑空先說不動心之

道本來不同。而畧分低昂其間所以預爲已

異告子開路。故下文又急忙開障。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

宮黜告子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

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

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

告子之所

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畧一鎖昔者曾子影自謂子襄曰子好勇側注舍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此處已透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又一鎖劍注曾子。虛寫至此已畢。下乃寔就告子自己言其分際。

曰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

與

遙接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暗說不知言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

暗說不養氣。此是寔寫告子。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  
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  
動其心索性駁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自己真是本領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

說養氣畢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

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說知言畢。此下可直說。

願學孔子矣。却又懸空作兩層蕩漾。是其文瀾壯濶處。

宰我子貢善爲

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一層  
上比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  
不足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徵。敢問所



安曰姑舍是。

一層下  
比有餘

曰伯夷伊尹何如。

上文  
謂既

聖則不居。下於聖又非所安。恰好夾起。願學孔子意。孔子者古聖人也。偏又從古聖人中請來二客。奉陪一主。是何等排場。孔子曰不

子上已繚繞而出之。此下乃是正落。

子曰不

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千里來龍。到頭結穴。至此

意已盡矣。文可止矣。然所以必學孔子之意。尚未發出。故下文極力推贊。以明其向往之故。隱隱有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意。且前半文勢寬綽。後路徑止。則嫌迫促而無餘氣。再繞數層。乃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足以舒其局。乃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一段領下。同異兩段。

有同意輕。跌重異一邊。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  
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  
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前一章是孟子自明其用世功業，此章是進推其平昔本領，乃所以能就功業的寔際也。大意不過知言養氣，願學孔子兩句。看他不肯一直說下，故作曲折，故作盤旋。東擺西脫，然後跌出正旨。正如山巒聳峙，必有一峯獨秀之處。然斷非平平大地峭壁孤立絕無丘壑也。其來也綿綿邈邈，其去也逶迤迤迤，而且護送有朝拱，又復泉劃水界，枝幹分明，斯爲天地奇觀。行文至此，真覺造化在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

仁者王王不待大

雙起以霸起以

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

添一証筆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

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申明上文引出服字

以非心服形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又比擬一句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

也

再引証一筆着眼思字。兩扇平對而文勢有詳畧主意有輕重。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立案

今惡辱而居不

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入脉

如惡之莫如貴德

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

一段引之於仁應上仁則榮句

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一段直斥其不仁應上不仁則

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一句總結禍福本上榮辱字來詩

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証福自求

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遠自作孽不可活

証禍自求

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

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屢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五段俱就理說下乃着人君身上而鞭策之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上文一總承住下更推說起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王字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結局。此亦極。

整之格，然排而不板。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大意已盡於此以下。

逐句發明。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即乍見指明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又反挾其必有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即心而指爲德之端預爲擴充字起本

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端字徑出擴充字。却又激宕數語。以見凡有決無不能擴充之理。全是空中作勢。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正落出擴充二字。乃是以

心行政之要着。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結穴。應前。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前

丙段前段虛。後段寔。前段已括盡大意。但以心行政。要領全在擴充。尚未說出。故後半反

覆發明跌出此  
意乃見分曉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虛透起  
爲仁意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

反接  
而入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

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發明孔  
子之言

不仁不智無

禮無義人役也

極言不  
仁之失

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

爲仁

引之爲仁乃是正文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央言

爲仁之機由已

乃是下手工夫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

則拜

引來二客其量猶小

大舜有

大焉

舜是主翁着眼大字

善與

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寔際。三句一串相

承善與人同句虛舍已從人正是定寫善與人同說來總是箇取於人以爲善下句特推出樂字正不必泥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搜括一筆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因取字推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贊歎而結  
出與字  
之大字應  
上大字斷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着眼其字

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進一步說不止不事不友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

反一筆是其惡惡之心恐其浼已也

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

不便是惡人

其冠不正

亦未便是惡

望望然去

之若將浼焉

其心如此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既懸

空說又指証說伯夷之所由如此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

官

君與官無可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道不

遺佚而

不怨阨窮而不憫

怨憫無可施

故曰爾爲爾我爲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

既述其行

又述其言惟其行如彼故其言如此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

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

不屑去已

惟不以爲免故止而不

孟子曰伯

夷

隘柳下惠

不

恭君子不由也

所由何在其惟時中之聖乎



第二篇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 虛虛

注重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

之、是、地、利、不、如、人

和也 申解明白。以下單就人和言其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到此不問天時不問地利則其不如豈不誠信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  
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

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一段立通篇之

案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

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

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

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

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心事竟不得明一段遽過

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丑責孟子不敬王，意指辭疾也。

只未說破。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陳堯舜乃敬之大見敬原不在小廉曲謹是  
暗解辭疾之不爲不敬但丑不說破。孟子亦  
不說破。若不喻其意者然。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  
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丑至此始明

之非禮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齒德兼隆，不得以爵慢之，已透起不可召之意矣。丑

既明說孟子亦明說。齒德二字尤重德字。德字包上仁義二字在內。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出不召字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引。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如今不

如古。湯之於伊尹。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結明不可召主意。勸到自身辭疾之意。至此始

明。此章用逆推倒禊之法。王召孟子。孟子

辭疾不往。蓋謂臣不可召耳。此是通章主意。

而所以不可召者。則以齒德兼隆也。齒德兼

隆。則辭疾無嫌於不敬。看他一路由虛而實。

是極有布  
置文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

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互說注  
重此句

夫子必居一於

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斷定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

行行者必以贐

揷一句  
是有處

辭曰餽贐予何爲不



受是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

餽之。

解一句亦有一處。

予何爲不受？

是若於齊則

未。

有。

處也。

既不遠行又無戒心。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拈重之辭。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不受未嘗不是。通章着眼處字受。

與不受之是。全在

有處無處上定。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口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

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正責距心

失伍情真罪當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竟不知罪

曰今

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

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

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逼一層罪無可逃

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

距心知罪然而罪不盡在距心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

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為王誦之省筆。即以距心知罪。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孟子為王誦距心原以為罪在

胎於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句。通章以

距心逮到齊王兩層一串以二罪字為骨子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有言

責。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不得其言則去

齊人曰所以爲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

不知也

是以蚘鼃律孟子。上蚘鼃下孟子。恰好以齊人之言作中細縮上落下。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

說得洒落自在只無官守言責便不與蚘鼃同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

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

言行事也

叙事立案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

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

此等問法直是文章掀翻

反之而

未嘗與言事

行

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

何言哉

偏說得平淡不着意而

箇中緣由令人可想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

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

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只此四字說得親切不

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

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

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兩層是一層上層承古者

棺槨至達於庶人數句洗發下層承盡於人

心句寔勘上說制既可爲下說且於心克快

曲折沉摯。絕好文情。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儉字對他美字結得妙。蓋不美則必儉也。

沈同以其私問。書法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論

非勸齊。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

噲。寫寔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

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喻齊人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辨一句

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事原有因不妨叙來

辨箇盡情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

更則可以伐之

着眼此句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

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

又插一喻極有

意致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不說齊非天吏却說以燕伐燕



雋妙  
乃爾。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  
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得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之至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

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

人且有過與

輕輕一拍  
真善解慙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只兄弟二字出脫周  
公妙極彼非兄弟者

何得輕輕  
以藉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孟子文讀本  
三  
之、又從而爲之辭、

進一層責賈爲王  
文過筆意爽快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  
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  
所願也客主已  
訣別矣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  
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  
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應  
酬時子因陳子

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

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一篇只此一句是正筆不可二

字內有無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限心事在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欲富乎陡然申辨只從惡知字撥轉而來而

所以不可之故却不說明是絕妙神

理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

已矣又使其子弟爲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

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引古斥古之爲

欲富者

幣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解龍斷更不找正意。蘇文忠云長於喻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又云兩段不相關續而宮商相宣律呂自應文情蔚然。孟子非欲富齊王亦非以孟子爲欲富孟子亦非真謂齊王之謂已欲富。只孟子有央不可留齊者不便明說故卽其萬鍾之養謬其辭以折之耳。深隱之衷微婉之思令人可想然既說非欲富則其爲行

道可知。而不可留齊。是  
因道不行。自在言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書法坐而

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

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兩曾不平。重上層繆公無人乎子

思意。謂王不使道達誠意。正指留

行者不奉王命。下層無人乎。繆公隱隱謂既。要盡情。何不先向王處爲我周旋。而竟冒然。而來。下層乃是進一步語。意各有指。其實重。在上層。故下文單項不及子思邊。時解不得。其說謂下層帶言士之所。子爲長者慮而不以自處。直是牽強無謂。

及子思子絕長者乎。

正

長者絕子乎。

繳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

三層遞重濡滯邊蓋千里見王似非不明不遇故去已非干澤

上兩層原是翻弄語彼已隨口開釋矣只三宿出書其濡滯令人不解耳

士則茲

不悅

茲字指濡滯說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予不得已也

先從見王二句畧作激宕已是極委婉之筆

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爲速

正解濡滯妙用搭過之筆

王庶幾改之

何等懸切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耿耿在此



此數句是以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

為速之心事

浩然有歸志承反予句究言之與上予雖然

豈舍王哉又復王由足用為善尚主如用予

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數句又是

冀反予之心事用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回

予原跟反予來一段句句提句

作收拈出望字無限依戀句轉句句頓句句折一往深情活現行間

蘇云懷形於詞意之表整而不整予豈若是

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

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反掉一筆，卽指

尹士一流人。用長句極有力，蓋上面純是沉鬱頓挫之致。至此乃開喉放臆言之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遲遲其行，總是冀齊王用

已與之安天下耳。蓋王誠足用爲善，故望其反。因望其改，因而三宿，猶以爲速。尹士曰：何濡滯此！其所以濡滯而要實，不覺其濡滯也。妙在層層推下，由虛入實，極低徊感歎之神。情生於文耶。文生於情耶。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

彼一時此一時也輕輕分疏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援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至末作一

段讀此處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歇筆似沉吟意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無聊之極思。切不可呆看。正如人在不  
得意中。自己寬解。總是一片莫奈何神。  
理。硬分憂世樂天。畫  
作兩截。殊失語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  
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不欲變故不受也。正解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補漏

孟子文說卷二終